

集部

東塘集卷十

宋　袁說友　撰

劄子

體權劄子

其仰惟主上規恢遠圖宏濟極治日與二三大臣究治平之原定安彊之策中書以建大政樞庭以集武功君明臣良外無敵而内順治誠足以闡丕天之大業垂萬世之宏謨也某疏遠一介不識大體幸逢極治之朝儻

有以仰贊宏謨不敢黙黙竊惟職無大小皆欲正其體事無劇易皆欲重其權體之未正則尊卑之分或狎權之弗重則號名之威或紊夫使天下或狎於分或紊於威其欲辦天下事也難矣故某冒陳二説以裨朝廷之末議一曰正朝廷之體二曰重樞庭之權何謂正朝廷之體昔者陳平既相文帝問錢穀治獄平不之對豈以朝廷固自有體而非可以細事汨之乎今中書之務固無所不統要宜澄源汰末使無有以慁朝廷為貴且臣

下辭免者昔惟侍從臺諫得以具奏謂其嘗入侍天子可以位親而情控也自數年来庶官之加一職亦曰辭免小吏之增一秩亦曰辭免以至錫名因任亦曰辭免夫庶官辭免昔豈有此哉郡守到任一年上章匄休或言有疾或托有故此亦從臣舊例也今庶官為州使者率用是說輒一年而曰願以祠去此尤非情也凡此數者一牘每至於朝動即將上詔下不允彼以恃理之牘不切之奏上煩朝廷敷奏之勞仰慁聖主凝旒之聽法

既無有禮則為瀆古人所謂清中書之務政慮此等耳令之民訟外有州縣監司内有六部臺省各有次第不可躐越而頑民健訟視官府如兒戲自縣而之監司自州而之臺部此猶其小者耳今州縣未畢越去監司臺部徑訴都省以至攔馬叫號無所不有夫以巖廊之重乃使頑民敢於越訴輕於干犯豈不益慁中書之務哉某欲望敷奏明降睿旨今後庶官應有除授悉不許其辭免及在任未替之前不得托疾與故以句祠禄其有

果欲祠請者方許以實申控朝廷即可其說凡此者事
若微小而體實重大自餘徒恩中書若此等類者悉從
簡省至民訟未經臺部結絶而訴於都省者並不受理
遍牒諸道俾州縣分明曉諭庶幾大政稍專尊卑可辨
寔有補於治道也何謂重樞庭之權夫樞莞之任創於
五季而重於本朝藝祖皇帝首崇其權與中書對持文
武二柄號為二府邉防機密兵符軍籍將帥廢置內外
諸軍之事無非樞庭所當職也故晏殊奏真宗皇帝曰

樞密與中書同任天子大事豈非事關軍國其權詎容下奪耶某聞之道路頗謂樞庭大政乃有密分其權者樞庭則受成以出命耳得權失權害若未見獨以居主上樞機之地為主上樞機之臣事體俱大皆以朝廷而重今乃咨謀不専權綱不正平居無事或可苟度歲月一旦烽燧有警盜賊竊發將帥驕惰士卒懈弛樞庭平昔之權不足以軒輕則緩急誰何之際將恐見之如發蒙耳豈不大可憂哉盖權出於正則朝廷體重雖有緩

急而愈可持權出於不正則私心必勝一有緩急而無
不紊亂矣夫不能慮事於無事之日而狎於目前之未
敗此有國者所深戒也某欲望敷奏曲軫宸慮究安危
之理於利害幾微之先重樞庭之權於緩急未形之日
凡今諸將之廢置材武之優劣兵符之調發士卒之選
募金穀器械城郭險便一切關於軍政者悉歸其權於
樞庭主上總其權樞臣行其權盡塞權門之私毋輕本
兵之地以尊朝廷以一戎政以杜微漸以正權綱端本澄

源所繫實大不然某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緩急之際其憂不特在於外而已此某所以不避鈇鉞之誅而冒言之某無任昧死

天府措置拘鎖人劄子

臣兹以久晴闕雨祈禱略應凡所以仰承德意加惠小民者不敢少怠如清刑獄如放贓賞如寛征索如蠲夏税苟可以召和氣慰民情者行之惟恐弗及臣竊見本府遵承舊降指揮凡盜賊累犯其人桀黠難制與已

斷逐而復回者項筒永遠拘鎖外縣日給糧食輦轂之下誠不為過惟是積日既久拘囚數多歲歲增數無由可脫目今本府拘鎖已及九十七人若永久拘囚不復再見天日罪故可嫉情亦可憫在法羈管編管各有年限盖未嘗終其身而拘囚也今来亢陽闕雨上件囚徒所合措置臣愚欲望聖慈将見行項筒拘鎖之人如元係配隸者即押回元配所如係强壯者即照淳熈十年五月内本府已承指揮與分剌屯駐軍其餘皆連各人

家屬分押出本府隣州界庶幾姦盜有自新之路無終
囚之苦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推排劄子

臣竊見州縣小民有産去税存之害官吏非不盡知朝
廷亦累常戒諭而終無成説以革其弊此由得産富民
規避官物惟幸緩於過割隱漏税賦官司見未割税而
追呼催督止及鬻産之民彼方以産售人固甚不得已今
又無此産而納此税蹊田奪牛其毒滋甚縱使鬻者赴

官陳訴而追逮出官之費已不少於代納之費矣是豈不爲重困哉此最賊夫民之大者也在法每三年一推排此正祖宗欲以革産去税存之𡚁盖一經推排則凡某産已去某家及某産已歸某户一一盡知産業既明賦税自定豈復更爲小民之害今縣道例皆前後避免或以災傷爲辭有經十年二十年而不一推排者比而不治而譊譊曰吾病夫産去而税存也豈不闇哉臣愚欲望睿慈自今立爲定制凡天下諸縣並湏三年一推

排侯如知縣任滿日州府於本官印紙該載任内曾與不曾推排結罪保明批上如在任三年不曾推排者候到部日取旨若今来尚有兩年為任之人只總以三年一推排為率各於任内計年分可見雖災傷年分須及八分以上然後免庶幾一行此法産税自明鬻産小民不至重困

寛恤茶商劄子

臣謂比者兩路之盗皆出於茶商因成嘯聚此徒本亦良

民豈願流為盜賊自取死亡必有大不得已起於貧窮然後為此朝廷要當議求二路茶商利害稍從寛恤恐有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或利太多而茶戶不得以自贍者或禁之無術而徒苛虐以害其商者與夫茶引之貴賤胥吏之乞覓巡捕之邀求無厭州縣之額外科擾凡此之類宜降明詔命兩路茶鹽司同帥臣公共體量事勢熟究利害須公私兩便在茶商可以安業而公家不失所利並令畫一條具取旨施行擇其果可長久而

便民者速與行下庶幾少安茶商之心潛弭盜竊之志

禁戢銷金劄子

臣竊惟京邑富盛風俗易於侈靡其間儻有侈靡過度銷毁金寳上下慣習殊無限制久而不戢深為財寳之害臣伏見銷金衣飾頃歲有司屢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寛隨即縱弛自累歲以来其侈日盛豪貴之家固習於此而下至齊民稍稍有力者無不競以銷金為飾盖不止於倡優被服之僭也今都人以銷金為業者不下數

十家貨賣充塞相望於道積日累月毀壞金寶何可數
計豈特上下僭度侈靡成風有干風化之美而國家金
寶日銷月削不復可以收拾誠非細害仰惟陛下躬儉
約以先天下豈容民庶習成侈靡毀棄珠寶以至於此
臣恭聞祥符四年詔後苑銷金者並刺配祥符八年詔
內外廷並不得衣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剔金
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盤金織金金線等但係
裝着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犯人及工匠干連人並行

重斷紹興七年高宗皇帝宣諭曰銷金之法甚嚴禁中有衣銷金者罰俸三月淳熙十一年嘗劄下本府嚴行禁止本朝法制之密蓋如此今此風日盛禁止已是後時臣愚欲望睿斷劄下本府舉行祥符淳熙之制明列項目嚴行禁戢仍乞陛下仰體紹興之旨自宮禁始以先民庶幾法制必行愛惜金寶以抑僭侈以厚風俗不勝幸甚

辭免知潭州劄子

拜命周章撫躬震惕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逢盛世脫身州縣蚤汚周行更歷中外垂四十載滿盈久積補報曾無晚蒙陛下特達之知俾塵二府而臣才弗稱位自速譴尤聖度如天許歸田里方且省循宿過休息餘齡何敢絲毫遽有榮望忽叨命綍擢典帥藩恩出非常跼蹐無地重惟臣崦嵫暮景疾病侵凌豈特筋力已疲心志已謝而自揣疇昔外之所以奉宣德意求訛民庸內之所以朝夕論思贊裨國論考之已試一無可書今若貪

進而不知難必將非據身危而後已況長沙鉅鎮控制重湖必威名素著乃可折服遐衝必德望久孚廼可撫綏遠俗如臣衰繆不武何以仰稱使令兼今来州名正與臣曾祖名同音稱謂之際情義未安所合控免臣愚欲望聖慈念選儁之甚難以謀帥為尤重十連闔寄豈容非人追寢誤恩別擇良牧以惠遠方庶幾免微臣誤事之誅亦以慰一道生靈之望

再辭免潭州劄子

温詔渙頒危衷震悸臣竊以用人之道必量能而受官事上之忠當見可而後進庶幾上無濫予下亦僝功如臣之愚渉世無用徒以千載遭逢之盛誤蒙三朝特達之知光宗擢之四禁之聯陛下陞之二府之列器既盈而遂覆疾已據而必危皇慈寛竊位之誅均逸獲奉身而退甫閲東春之琯遽叨南夏之麾念兹衰病之頽齡曷稱藩宣之重寄敢忘再瀆仰扣九閽兼臣頃辭京口之除旋拜祠宫之命若前日之不受是實難戾於初心

念小人之過必文恐重貽於清議臣愚欲望皇帝陛下察由衷之正切憐末路之甚難反汗無嫌且以慰湖湘之望祝釐仍舊誓益堅香火之誠

知平江府丐祠劄子

伏念臣起自書生初乏才望頃歲蒙恩補外十四年間三典近郡兩紆繼節去歲二月就畀吳門視職以來今幸書考惟是郡事繁劇支遣浩穰政事才力有餘猶不暇給而某綿薄勝任如蚉負山鞭策疲駑將勤補拙朝

夕凜凜常恐曠職適值歲熟小民樂業盜賊屏跡獄訟希少上供支費悉皆辦集百姓相安委無規避惟是才具平凡心力短弱繆當劇郡齒髮頓衰自冬至今怔忪盜汗而福過災生近復失子憂傷之餘支吾益甚比者已幸除代若不控告朝廷知難而退尚或冒處必致顛隮敢望朝廷特賜敷奏陏鎔宮觀差遣一次

知臨安府乞在外待闕差遣劄子

伏念臣書生碌碌了無寸長中外馳驅幾三十載平日

徒知奉法守職以服官箴偶所居官未速譴責年來遂蒙朝廷誤為可使繁難劇郡悉苟委令京邑浩穰復俾承乏綴班九列踰分實多到官以来已一年五閱月惟知罄竭疲駑思見萬一而技窮才拙心力已盡毫髪無補縣官實縁天府重寄非他郡比精神用於繁務憂責萃於一身惟恐朝夕之間少有弗逮惴惴度日身心俱疲縁此脾泄之疾近復增劇而怔忪易忘愈費支吾暮景侵尋頓覺憔悴儻冒昧久處不知全璧之難則顛

隮以行徒有噬臍之悔兼令郡粗免曠弛委是別無規避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某連年任劇之既久孱軀筋力之已衰改畀在外待闕差遣稍從休養不勝萬幸他日應有驅使不敢有辭

辭免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劄子

京邑浩穰非他帥比異時擢任必以禁塗宿望才智最優者乃克稱選一有濫予則位貌輕而玩於彈壓才智劣而謬於牧撫上孤委使下逮譴呵如某者奮身書生

無他能解疇昔從事不過佔畢之學耳浸蒙推擢屢更劇繁補拙以勤僅免曠戾去夏叨被恩召旋寘都司偶脫州縣簿書之責方懼絲毫之無補兹者天府劇任文謨寓班併及孱庸驚惶失所重念某才具平凡心力短弱而又官卑位下人微望輕不惟治劇剸繁決不勝任而抑彊扶弱尤為甚難蓋當官而行豈無所拂怨謗纔集孤蹤即危譬如一髮而引千鈞其為顛覆必矣知難而退義合力陳兼某寓居湖州亦有薄産法當迴避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回成渙俾仍舊班别選一時良牧之才上副公朝謀帥之意不勝幸甚

辭免知隆興府劄子

祇膺舜詔尚閟堯俞更疏易地之恩敢後籲天之懇臣恭承睿訓不得再有辭免實以揣分僥踰懷不自已須至重瀆淵聽臣本凡庸蒙陛下拔之禁塗寘之枋府聖恩與天同大而臣力弗勝於心百謫既盈萬死莫贖一投閒地僅閱半朞南夏選侯遽叨簡擢非所當據深切

戰兢済干天誅期賜反令敢謂皇慈大造既未使之仍
竊閒禄且與之易鎮近藩拜命驚惶感深至泣不惟臣
心力衰謝如虺隤之馬鞭箠無由必不足負荷十連之
寄而陛下眷憐簪履所以自遠而近之意尤非臯鼇之
餘所可稱辱政恐襟帶江湖之地為今樂國豈容綿薄
材力之人得以冒居顛伏捫心如憑淵谷臣愚欲望皇
帝陛下赦其三瀆之僭矜其一誠之愚且令少安叢祠
以靖晚節特寢今知隆興府恩命庶幾授受進退不拂

輿言不勝萬幸

代人辭免除兵部尚書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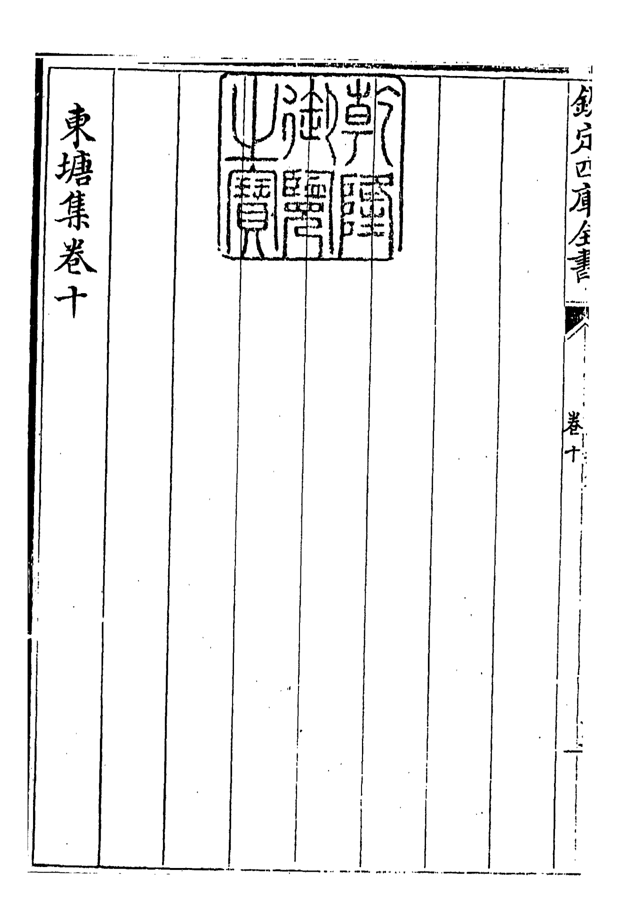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六卿各率其屬蓋分職之甚優五材不能去兵繄司戎之尤重方聖主集勲之日實小臣盡瘁之時非得巨才曷膺重任伏念臣遭逢最異僥倖實多久試罔功超用甚遽初期一節以自効竟亦何能敢意九重之特恩益加寵寄頃驟聯於法從旋尹正於行都趨事赴功雖謹公忠之守發姦擿伏終無

殫歷之勞久虞滿溢之災累上退閒之請負薪有疾襆被是期尚閡愈音更叨除目周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唐太常伯專五兵之權豈容微臣狎冒茲選伏望皇明洞照聖德并包鑒心膂之忱辭回綍綸之成命用安愚分免致煩言

代人再同前辭免劄子

俞詔未頒徽躬莫措伏念臣受才譾薄逢時清明在州縣三十年已負壯行之學更中外歷數任敢辭了事

之癡顧頽齡已迫於桑榆而末路尚汚於荷槖更拜恩於昕陛俾攝次於夏官求去得遷幾類鄙夫之患失以退為進實非小己之敢然輒干咫尺之威敬露再三之瀆以榮為懼從欲是期伏望廣臨下之明察由衷之請必惟人而乃授祈反汗之無嫌寧惟弗累於公朝抑亦少逃於清議



東塘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塘集卷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東塘集卷十一

宋 袁說友 撰

講義

講學

臣恭聞太宗皇帝謂李至曰朕年來無他好但喜讀書用監古成敗仁宗皇帝謂輔臣曰近講詩見國風多譏刺得以為鑒戒高宗皇帝謂趙鼎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早閲奏章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又曰有帝王

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宫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
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
大哉祖宗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必由於學乎誠本朝
之家法啟佑乎後人者也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
得於天資歷數在躬繼天作子踐阼之初恭默以執祖
喪恪謹以隆父養倚信大臣收召人物崇廣言路敦求
直言此皆陛下疇昔講學之功其見於初政者已足慰
人心而愜衆望然而自古聖主臨政願治身致太平未

有一事不由於學況陛下御極之始尤當以講學為先
自古聖主進德修業終身而行未嘗一日敢忘於學況
陛下春秋方盛尤當以講學為急陛下之所謂講學者
蓋將學而措之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本朝呂公著有言
曰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聲律章句此世
之儒者以希利禄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人主所
當學者觀古人之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
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公著之言實為

人主講學之要今陛下方上承宗廟之付託下慰四海之觀瞻萬幾得失之端一念趨向之本小有未至即基安危是故人主所謹端在一心正心之原實本於學蓋道者適治之路惟學然後道明以德行仁者王惟學然後德進審為政之理非學何以達理以義制事非學何以由義古今有興亡有成敗學然後知所以興亡成敗之本天下有利害有治亂學然後知所以利害治亂之因人主有講學之功則明道進德達理由義可以成可

以興享其利享其治人主失講學之益則昧道暗德悖理違義至於亡至於敗受其害受其亂事之必然無可疑者陛下前日朱邸固已親近諸儒從容論講凡其開沃聖心培植學本者可謂弗遺餘力則陛下於道德理義必已能洞達而知所原本矣於興亡成敗利害治亂必已能深究而知所畏慕矣陛下天縱聰明非凡所及講學之益為日固久然既承大寳天子之學事異初潛故臣輒以為講學之事陛下今當舉行者其說蓋有五

焉一曰凡經筵講讀陛下或意有所未喻則詳為叩問必至洞徹深曉然後已與之反覆問難使之開導聖心知所鑒戒且不以他事而輟講亦不以拂意而倦聞若止循故事畧無上下議論之益則雖積歲累月於陛下必無益也二曰經筵之例率朝廷入講陛下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急幸經筵諸儒僅了講讀不暇紬繹辯論人主僅能迄事不暇叩問咨益講讀虛文莫此為甚願頒睿旨凡遇講日並候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

則從容敷繹以伸論議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喻則講讀之官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筵日即見講春秋通鑑三朝寶訓陛下方此臨阼委政大臣既無他事以攬聖抱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輪以進講尚書一經句句皆明治亂安危之本仁宗皇帝訓典事事皆為後世子孫之法願增此二書以全講學之力四曰講官內宿祖宗欲以夕召儒臣廣為咨問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意蓋出此願陛下遇講官宿直即賜宣對或以日間已講讀

而意所未喻者再使詳解細説或陛下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開沃啟導或陛下萬幾之務有疑貳而未決者因以咨詢使之開誠獻納學念既專則學力日進矣五曰古先帝王自唐虞三代以下至於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失無慮百數陛下凡遇進講或講官宿直以古帝王時取一君命講官著論一篇凡其君之善與否其治之得與失詳為論議相繼進入陛下觀其所論善者為法惡者為戒集為一

帙常置左右或聖意有所未喻即於經筵夕召之時再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說不出數月古之帝王善否得失盡在陛下目中可以為法而為戒矣凡此五說皆所以為講學之地願陛下上法太宗仁宗高宗聖訓講學之勤下稽呂公著所論聖學之要出而於經筵講讀之間入而於晝夜觀書之際不事虛文力求實學則聖心融澈聖學高明聖德日新聖治日盛施諸政事無非有得而無失措之事業無非有利而無害一毫之差陛下自

不肯為一言之失陛下自不肯發事事中程度物物合條理以至親君子遠小人數見儒臣尊禮正論則中興之功太平之治誠可拱而俟也臣起自寒儒叨綴從列論思獻納職守所繫瞻望清光之初不敢進無益之論專以講學一事以獻陛下伏惟聖明以為當今急先之務最切最要莫大於此務深思而力行之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拳拳所奏惟陛下加念焉天下幸甚

講易

臣聞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爻詞於周公彖繫於孔子而易成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所能盡耶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

以畫天下之變至神農堯舜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裳取乾坤而天下治降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闕壊天下萬事紛然而起三畫之易始不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為彖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大易為變易不窮之書或萬變藏於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為易之緼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於是而難明也則乾坤為易之門而出者明矣或莫不由於易也而後謂之道

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之神盖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於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於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易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夫君子常用小人常斥則天下易亂而為治矣純用誠實黜逐詐偽則萬事變害而為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以不謹也恭惟陛下道貫三材知周萬

物舉而措之天下者大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者大易之彌綸方且命召儒臣講明大易竊惟潔靜精微之妙窮理盡性之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黙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賛光明緝熙之盛惟是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頃者陛下親御宸翰書易泰卦以賜輔臣其於材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㫖使天下常治而無亂萬事常利而無害

茲誠宗社無已之休臣冒瀆天威無任昧死戰懼之至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臣聞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天下之事未有無本而能行者譬之水焉或盈科後進或放乎四海而其源深流長者皆本也本之不立末亦不舉本末外喪而何事之可行哉夫居上何以服人也而其本則在於寬惟寬厚長者則使人愛之如父母矣爲禮何以示人也而其本則

在乎敬惟莊敬嚴恭則使人望之如神明矣臨喪何以感人也而其本則在於哀惟悲哀傷感則使人依之如子孫矣居上也為禮也臨喪也皆事也寛也敬也哀也皆本也本立於此而事自修本失於此而事皆廢矣使居上而不寛則無以容其衆為禮而不敬則無以肅其下臨喪而不哀則無以盡其情本既失矣其如事何故曰吾何以觀之哉古之聖人所以上而臨人内以修已外以應物以理為本以本為用不敢輕用以悖理不敢

忘理以廢本故能上而服人足以保其位內而正已足以安其躬外而盡物足以接乎下夫以一人之身而上下內外無一而不順乎理焉是不深可觀哉雖然抑又有說也傳曰寬而有制蓋寬而無制則優柔縱弛其弊至於弱而不振矣又曰恭敬而無實蓋敬而無實則令色足恭其弊至於詐而弗誠矣又曰喪至乎哀而止蓋哀而不止則傷生滅性其弊至於禮有所不行矣此又用寬施敬致哀三者之要道聖賢所當深致意焉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臣聞夫子之取人不柬於一律不限於一門故天下之才或小或大而皆適於用用之各得其地則小用而小大用而大隨其分量以成就其功用抑皆有可觀者矣豈特夫子以是而取人古之君天下者用天下之才亦

不越此也季康子見孔門之士皆一時翹楚而未知其所可用之地乃以三子發問焉而不知聖人固不以一律一門而取諸人也子路之果足以斷大事子貢之達足以通世務冉求之藝足以權物情三子之才其於從政何所不可使聖人束以一律限以一門則必欲果必欲達必欲藝三者兼得而後用之則天下之才將無可為者矣此道也非康子所能知之唯二帝三王固常以此權天下之才以救一世之用姑以堯舜觀之九德咸

事俊乂在官而至於庶績其凝夫三德六德固不同也而皆各有所長堯舜悉因其才而官使之用能攸庶績其凝之效此人主用人之要道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臣聞所貴乎為聖賢者以其知命義之大戒而已能知命則安時處順而不茍求能知義則砥節厲行而有所立知斯二者則無適而弗安矣孔門之賢固多矣而知

命知義惟顔閔二子焉夫季氏之於魯上則不能輔國君以盡尊王之義下則不能安其分以正陪臣之名其爲不臣蓋聖人之所必誅也方且以不義之富貴欲奔走國中之賢士夫豈知閔子者蓋樂道而忘人之勢之賢也其視季氏不啻犬彘然顧肯爲斯人屈哉貴宰固不足以浼子騫也藉使循而上之加於貴宰數等子騫亦不爲季氏一出也而又可以使之哉此而可使孰不可使也夫子之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此孔門命義之戒子騫守而不失者也季氏之僭費邑之畔其無道甚矣使之為宰而不肯就危行孰加焉然且曰善為我辭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其言之遜又如此則聖賢之處亂世固自有道哉如季氏之不臣其心必謂人莫吾知也而閔子方不就其所使不屈其所守所謂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彼然後心知魯國之有人也以是知命義守節之士誠有益於人之國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臣聞天之生賢固有定分聖人之愛賢有不能自已者顔子之亡夫子慟焉而歸之於天故曰天喪予伯牛之疾夫子嘆焉而歸之於命故曰命矣夫豈非賢之生也固自有定分哉今夫子之愛伯牛也既執其手而形之言又悲其疾而至於再復悼其亡而歸之命辭哀意感惓然有愛賢無已之意自後世觀之猶使人悲傷太息

而不容已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聞人之所以能休戚其心者以有欲焉爾夫欲者志之所趨於此則樂於此失所趨則樂者為憂矣此常人之情也是故有所欲不得其所欲則不樂無所欲未嘗不安其欲則無不樂顔子之樂樂此而已何者簞食瓢飲其視食前方丈何如哉居於陋巷其視榱題數尺何

如哉然天下之至美生於吾心之至樂衆人以欲而顏子以道耳不以貧窶易其念則視簞食瓢飲如食前方丈矣不以富貴動其心則視居於陋巷如榱題數尺矣人之所憂顏子之所樂也此心不變則此欲不作此樂不改則此憂不萌人見其樂而顏子亦不自知其為樂也如是而後謂之心齋坐忘焉謂之庶乎屢空焉求之孔門固有愠見於絶糧矣固有陋於九夷矣而顏子獨能以道為樂可不謂賢乎哉此聖人所以賢之再三而

嘆衆人之果不可及也雖然憂樂人所未免者抑又有富貴之憂樂者姑以堯舜觀之孟子嘗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而漢董仲舒亦曰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故斥逐亂臣務求聖賢是以得舜禹稷契臯陶賢能佐職教化盛行天下和洽則堯舜所憂所樂者蓋在於誅亂以求賢得賢以致治是謂富貴之憂樂者顔子窮而在下耳若夫在上之聖人其憂樂在天下豈特如顔子而已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
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臣聞自古聖賢學聚問辨進德修業豈有他道哉曰志
於力而已矣傳曰惟學遜志又曰功崇惟志惟有志則
事必成矣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力行
近乎仁惟用力則至於道矣蓋志則在我而力則有限
也夫欲為而不能為此力也非志也事至於不欲為是
謂志弗堅矣力以有限而止此固非志之過志以不欲

而輟是誰之過歟此夫子所以力戒冉求而遡其心夫子之道門人所共說者鑽堅仰高豈容一蹴而至自非力有分量勉强持循而不自已則未免有中道而廢者若夫有志於夫子之道朝斯夕斯不以日月而至如適越焉必至於越而後止此志旣堅此學必固其肯功虧一簣而遂止哉今冉求非不悅聖人之道乃自嘆力之不足然求也退夫子固每進之其忍於此而不鍼其膏肓乎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止也謂其非

力不足也特其志弗堅而自止耳使夫道愈遠而志愈竭道愈難而志愈銳其肯自畫於中道之廢乎故嘗因是以觀古之聖賢如堯舜之汲汲仲尼之皇皇或孳孳日行其道或不寢不食而思不如學此豈以力不足為說哉此豈以中道而遂止哉然則為聖為賢欲學聚問辨進德修業者當自悅聖人之道始欲悅聖人之道者當自立志始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臣聞聖人之教人必貴於辨名實也君子小人其為實也固如天淵之有間一以虛名緣飾焉則其近似者難辨矣自非聖人其孰能明之夫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此亦儒也名實之不辨則道先王語者豈不曰君子之儒哉惟其所見者狹所志者小多欲以為奸操說以謀利以私滅公適己自便此所謂小人者耳使在上而無聖人則其毒有不可已者一有聖人為之別白而是正之則所以為小人者毫髮不能欺人矣此聖人之所

甚惡而學者之所深戒也子夏之在孔門固非有此然聖人作炳於眇緜每不敢忽子夏方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意其名實之辨或昧焉故聖人以此預告之使其知君子之儒其道以誠而不以偽以義而不以利以本而不以末以公而不以私斯可以為君子之儒矣臣觀三代以後凡為小人儒者幸而見用小則如漢張禹孔光之徒大則為唐許敬宗柳璨之輩其為患何可旣也然則君天下者其於用人之際庸可忽諸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臣聞中庸之言曰為政在人釋者謂在於得賢人也盖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此不易之理也求之古昔上而治天下下而治一國又下而治一邑莫不皆然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嘗聞其絃歌之聲矣然一邑之中必有一邑之望使為政者有所取法焉則教化易行習俗易美聖人喜其為是邑也而民有向道之意此其功效必

有自來故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謂武城之政其美如此者必因得人而致也而子游果以澹臺滅明爲對蓋行不由徑則是以直道而行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是正己而不求於人矣直道而行必無主癰疽瘠環之事正己而不求於人必無阿大夫毀譽之疑斯人也其當世之賢人乎非子游之智其孰能知之非子游之政其孰能用之宰斯邑得斯人致斯治宜其如牛刀割鷄而收愛人易使之效也雖然治一邑者猶以得人

為治為天下國家者苟得賢者而用之國之不治臣不信也孟子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斯言也君天下者所當深致意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臣嘗觀舜之告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易稱大人言行曰善世而不伐不伐云者不自矜伐之謂也夫聖賢所以不可及者其惟此心乎不驕則此心必不

伐故能安富貴而不敢侈處學問而不自足居功名而
持以謙有若無則其有益富實若虛則其實愈豐禹之
為禹而乾之為乾皆不外此道今孟之反魯國之大夫
耳其德其行不詳見於傳記而其不伐之美若有不可
掩者聖人肯以人而廢言哉凡軍前曰啟軍後曰殿戰
以啟為難而敗以殿為難也魯哀公十一年魯與齊戰
魯師敗而奔孟之反不敢因敗而急奔而後入以為殿
焉是能於敗中而以殿為勇且於斯時也使孟之反以

殿為負豈特自以其難為功哉又將暴白一軍之不能勇也其矜伐孰甚焉今也方欲與衆同其罪不欲異衆示其功旣奔而獨殿非因敗而求生者也復不自以為殿而謂馬之不進非敢自居於勇之名也是於有功之中而有謙晦不自伐之美推是心以往而禹之不伐其功乾之善世不伐皆可以馴致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以告後世使如孟之反者亦能有不自滿假之意其視賈餘勇以誇人者有間矣古之人其善行至於日日新又

日新有加而無已者皆自不伐始夫惟不自為已足而學無不足不自為已成而德無不成此蓋聖賢進修之要道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臣聞堯舜之知人則以巧言令色為必畏夫子之論道則以巧言令色為不仁巧言令色小人之事也持小人之事而居於世以求悅於人取容於衆而無患難之廹

已者此非治世之所有而皆衰世之時之人也何者惡直醜正為衰世之風去佞嫉邪為治世之事善觀世之治亂者蓋即於此夫子當周之衰慨直道之不復行思古人之不可見彼方以辨給相傾以諂脅相勝為之咨嗟歎息而有言曰非有祝鮀之巧言而徒有宋朝之令色則難乎免於禍矣甚言周衰道喪巧言之佞令色之美二者苟闕一焉則不可以自立也嗚呼此豈治世之事哉大抵剛則難售柔則易入難售者其說必以正易

入者無適而非邪此巧言令色能免於亂世者也惟天下之聖賢斯能辨剛柔而識邪正是以顔淵爲邦之問夫子首告以遠佞人又曰佞人殆以言一墮於佞人之計則其從甚易浸淫漸漬如火銷膏而人不知其殆必矣此自古聖人之所深戒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臣聞居者未嘗無出也不由乎戶則不可出矣學者未嘗無行也不由於道則不可行矣出必由戶則無穿窬

由徑之行行必由道則無非僻不正之心何者道則正理之所自出而非虛無淡泊之謂又非矯激高遠之謂也有是事必有是理循理而行則無不合彼不合於道者是不由於正理也君子之於天下也烏有不由正理而能合於道哉雖然聖人由之而衆人則昧焉舍戶而出則所出者非正路離道而行則所行者非正理知出必由戶者之為正路則知行必由道者之為正理矣後世異端既起詖說復附舍正路而弗由則不知出必由

户矣舍正道而弗行則不知何莫由斯道矣於是以虚
文眩俗以汗習謀利聲氣以相援比周以相殖正户之
由正道之行漫不復問自非聖人著誡去邪而反之正
其不為天下國家之患者鮮矣然則行而不由於正道
者皆聖人之所必誅也

日閱兩朝聖政

臣恭聞高宗皇帝諭宰臣趙鼎曰朕居常禁中有日課
早閱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率以三鼓罷孝

宗皇帝諭講官周操曰朕在宫中並無他用心只是看經史耳大哉皇祖之訓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詒孫謀而燕翼子者盖必由於學也仰惟陛下踐阼之初未遑他務首開經幄添置講員增益諸經早晚兩講不以崇高富貴為樂而以盛德日新為念臣去歲八月初二日面奏講學劉子陛下慨然垂聽出示講官越三日宣召微臣玉音諭以悉行所奏中外交賀咸仰陛下學業之篤根於至誠盖二帝三王之用心求以上繼高宗孝宗

聖學之盛也臣竊惟陛下日御經筵固有定式惟是暇日與朝退之際皆是清閒之燕宮中庶務必不上關聖懷當此暇隙之時稍思日課之學如高宗孝宗之訓定課式於禁中庶幾旣有外朝講讀之勤又有內庭課學之益臣恭覩高宗皇帝聖政孝宗皇帝聖政二書皆是兩朝七十年間大政事藏諸金匱不惟盛德大業醲化懿綱一一所當訓式而紀載明白事理較然觀閱之間易於著心而入耳固不待講解而後明也臣愚欲望陛

下以高宗孝宗宫中讀書定課為法而復以聖政之書專為宫中課程之學下祕書省繕寫兩朝聖政二書留置日所御殿日閱數條以為定式設施措置之美惡法令政事之修明熟味細觀再三紬繹積日累月不渝定課則兩朝聖政之書盡畢覽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胸中出而見諸政治者將自胳合而無間矣此其事不勞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臣拳拳愛君願裨聖學惟

陛下財幸

講高宗聖政寶訓

臣恭聞聖旨已於今月十三日開經筵所臣仰惟陛下聖學高遠緝熙光明稽古憲章宏濟極治臣愚戇已識敢陳管見仰裨邇英之末議惟陛下財幸臣仰惟太上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三十六年之間仁文德功聖神明武發而見諸立政用人愛民馭軍之際皆一代宏模萬世丕式陛下嗣位之初即命詞臣纂輯作宋一書揭名聖政親製序文藏諸金匱臣以不學誤蒙聖恩俾

承中秘遂獲仰窺大政恭誦全文臣不勝至榮極幸陛下方循堯道本於授受施之政事動協訓謨儻於聖政之書日以繼日研覃不懈則於治體尤非小補臣愚欲望陛下恭發詔旨自今歲為始以太上皇帝聖政同三朝寶訓命經筵官日以講讀永為定制俾之紬繹大典洛沃聖衷陛下進而定省得之面命退而講論得之方冊益以彰率由舊章之意行堯之道與天無極帝王之學莫大於此臣何幸得親見之臣謹昧死以請

進讀高宗聖政

某仰惟主上以大有為之資親奉付托之重重華協帝以舜事親定省慈闈以天下養歲踰二紀亘古所無大故非常聖心痛切至性盡於父子孝誠通於神明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制悲憂過禮哀極有餘蓋自三代以來明君聖主不能黽勉而力行者主上發於至誠躬履喪彝舉無違禮跨越今古焜燿簡策貽訓萬世甚盛甚休某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道備德全功

大仁顯形之謨烈施之政令配天地參化育散在天下而載諸史牒者蓋非鋪張揚厲得以究其萬一也惟茲羹墻之念方切於宸慮則夫聖有謨訓豈一日而可忘恭惟乾道之二禩主上首命儒臣纂輯建炎紹興之大典作宋一經揭名聖訓貽謀燕翼悉聚此書御製序文藏諸金匱某頃蒙聖恩擢丞中祕得以仰窺大政拱誦奎文不勝至榮極幸主上方極孝慕思報大恩惟有循舊章憲成式以寓罔極之念以慰在天之靈庶幾孝治

有隆亡替其欲望敷奏恭發睿旨於講筵所候將來開
講日以聖政一書命經筵官日以進讀俾之紬繹寶訓
啟沃聖衷以永孝思以宏治道以仰副主上倫制兩盡
之意實天下厚幸

進講故事

唐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
文宣主也帝曰詎敢望是李石欲强帝志使不
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

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當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人主之向慕治之本也天下於此占之焉始之向慕者高則他日之所成者必不卑假令力有不逮尚可得其中始之向慕者卑則他日之所成者必不高假令勉强力行終必不能踰其始望傳曰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又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斯為下

矣漢武上嘉唐虞尚且多慾唐太宗遠比堯舜猶不克終況其下乎周公思兼三王仲尼潛心文王況人主乎鄭覃以文宣比文宗未為畢汙雖文宗亦且不敢當而李石遽非之必欲齊之堯舜不欲以文宣自安石真愛君哉俾厥后為堯舜非堯舜之道不陳政為此耳

賈昌朝奏伏見西夏僭狂今將出師以遺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

有司節省用度以至於今未聞有所施行宋受
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
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
外厚幣聘而内豐廪給自餘虚用冗費難以悉
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則可自足陜右河朔
歳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税
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
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

俗蠶食為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縻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甞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了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虗實矣臣又甞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

在軍旅一在冗食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倘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發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無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皆省罷之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未嘗生財也而財則自生未嘗理財也而財無不理是豈有他術哉曰節以制度而已古

之人其論生財也而歸之大道其論理財也而概之曰義夫道與義固非為生之理之之具也蓋道義者制度之所自出而制度則本諸道義焉爾是故聖人於此立之以為制守之以為度無事也而為有事之備有事也而為無事之儲上無横用而以制度行之身下無濫予而以制度施諸人上不以不予為難下不以不得為念無事而無傷財之患有事而無害民之憂此聖人足國裕民而收富庶安强之效未有不出於此者仰惟國朝

版圖全盛貨財充足至於慶歷嘉祐之間可謂極盛矣而賈昌朝之奏猶懷調度緩急之憂首陳節省之策以告於上者豈非雖以天下四海之廣田租山澤之利一不之節則將以有限之入應無窮之須固有貽患於緩急之時也方今天下版圖之數貨財之入其視承平之時強弱蓋可見矣然財之入也歲有損而無益其出也歲有益而無損加之以水旱之蠲除重之以州縣之困乏一歲之入蓋不足以當一歲之出臣嘗畧較其出與

入之數矣其歲之入也當六千二百七十五萬有奇而歲之出也亦當六千六十萬有奇是固足以相當矣然以天下國家之大而所出所入僅足以相當一有水旱之蠲除州縣之困乏則又不足以支所出矣今夫小民之家未嘗無所積也有一日之積有一月之積有一歲之積隨其所積之多寡卜其家之興替豈以天下國家之大而大農所積曾不足支旬日也執事者其可以弗憂哉然猶有可諉者則曰朝廷則有封樁之積也御前

則有内藏之積也二者其將為有事之儲乎然封樁之積臣亦畧知之矣錢約一歳之積不過四十餘萬而歳有支用所出亦多其所積又實無幾矣内藏之積臣不得而知也使果有所積耶其積愈厚則其備愈可恃矣其或未然臣未知所以為緩急之儲與夫為大農之計也故臣不暇旁舉遠引願首以古人節以制度之訓中以賈昌朝節省用度之奏而終以今日財計出入之説以為臣進故事之獻惟聖主深鑒往事而力圖之

漢文帝既聞廉頗李牧爲人乃拊髀曰嗟乎吾
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陛
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迺復問馮唐曰
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
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
以外將軍制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
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
秦南支韓魏今闗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
太輕罰太重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
之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
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嘗讀曾鞏本朝政要策其言曰太祖皇帝之制將也

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至於論富之以財則曰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榷規避商算有以事聞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䇿之言豈無所據而云哉蓋英主之御將也誠知將帥

武夫不可以文法拘不可以廉隅律苟不有以優其貲財使之上足而下裕則彼將自營之不暇而何暇恤吾士耶彼為士卒上不見恤於國下不蒙恤於將欲其無饑寒胡可得也安敢望其死國哉然則太祖之所以優諸將實使之推有餘以優吾士也建隆開寶成效可見於此國家養兵自御前以及沿江屯戍亡慮數百萬其廩而給於官者月以計之人為粟二升有半人金七十有七而月糧之數僅三斗耳彼其人有父母妻子之養

疾病婚姻喪死之費皆於是乎取則宜其窮餓怨嘆而不已雖然其所給皆舊制也而何以特困於今日哉臣嘗訊之軍卒之故老則以謂向者縣官廩而給之雖甚微而諸大將所以優之者則猶厚也如韓世忠岳飛劉錡之所部金帛賚及徒伍米粟厭足於輿卒中雖變更而後來所得猶擅酒酤之利田易之息皆歲以萬計利入若此則士之藝且精者諸將且有以賞之也士之貧且悴者諸將且有以賙之也厥後酒酤罷田易廢凡軍

中一毫以上之利往往捜括殆盡而將帥無復利權乃又責之以小廉曲謹束之以矩寸規尺隄防議論之甚備上不能以自裕下亦不能以仰給士於是時始僅守其升合之粟百什之金而嚣然有旦暮之迫矣又日使其父母妻子奔走閭井逐口腹之急殆同丐殍而其身亦負薪織屨轉移末作且不自給彼其平居無事困饑寒慮妻子出怨言方觖然有不平之意一旦有事其能捐軀盡力於上乎此臣所以日夜深思動心而懼者也

此無他惟其軍無餘利則諸將貧諸將貧則六軍之士皆貧必先有以優其將將優能豫附士士附則令之死國而不難此必至之理也且漢文帝豈真不能用頗牧哉使帝知李牧盡有軍市之租賞賜饗士皆决於外而不中覆則知所以優將矣令也魏尚以軍市租盡給士卒而帝乃以一言之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則是未知優將之說也由此言之帝之不能用頗牧豈誣言哉惟我太祖任將之法遠過八代之所以優諸將者欲上下

相通將士均裕故能兵威所加前無堅敵今上天悔禍
敵方困於北人之擾中國固未暇問而所以先上策為
有備者要當急為之圖也然則捨任將之策而何策哉
臣願上法太祖皇帝御將之方如李牧饗士制勝之效
出馮唐一言之戒下御今日士卒之道特出睿斷如酒
酤如田易如營運之類盡復異時寛大之制令諸軍得
斡旋自行施置關梁弗征州縣弗禁諸將得專其利則
可以賞士卒蓄廩粟繕器械毋束以文法毋拘以常制

毋責以小康諸將稍富軍用稍寬下得以優數犒賚以求裕吾士蓋必先優吾將而後可以優吾士也惟陛下實圖之

慶歷元年十一月仁宗皇帝曰人臣雖以才適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懷不正挾偽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呂夷簡等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臣嘗觀司馬遷之稱堯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葢該天下之明者莫大於天窮天下之理者莫妙於神而堯也悉同其功用焉夫以如天如神之大而達諸知人之際其辨邪正核真偽別賢否者果何所難哉而堯乃於知人而難之豈以如天如神之大而反病知人耶誠以堯之所難者不難於知君子而難於知小人也君子之行也務實實則較然而易見小人之行也以詐詐則隱然而難知何者真未嘗能亂偽也而亂真者必偽正未嘗能

汩邪也而汩正者必邪使其顯然而為偽邪則人孰不知之惟其巧於偽而似真則偽者難辨巧於邪而似正則邪者難明此小人之至姦而帝堯之所難知者也恭惟仁宗皇帝以堯之仁而覆澤萬物以堯之智而鑒觀四方在位四十二年而所急先者必以知人用賢為務故能朝多君子國無小人德行名儒項背相望治安之極上娩唐虞可謂收得人之效矣而御朝之日方且歎人才難辨戒邪心之萌聖訓昭然洞察真偽其曰人臣

以德行為本是知人材當以務實為先也又曰苟懷不正則挾偽用巧而形迹益彰是知小人必以巧偽為姦也又曰以此觀人洞見邪正是知用人之道當在知邪正也大哉王言所以垂家法於子孫立丕訓於萬世帝堯之所難者仁宗一言而無餘藴者矣

東塘集卷十一

東塘集卷十二

宋 袁說友 撰

狀

君道狀

臣嘗觀夫子之言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大哉聖人之言深切乎帝王用心至到之地也仰惟陛下以春秋方盛之年履九五崇高之位固欲長享天下之奉而安守天下之尊也然則為

君於上而所謂難者雖一嚬笑之細而無所不寓陛下果亦知人君之所謂難者乎臣請為陛下畧陳之夫貴為無敵富為無倫富貴之盛為君者獨有也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慶賞刑威為君者獨專也有此富貴專此刑罰天下之事宜若無有難者嗚呼是豈知為君之道哉人主以一念慮之間知吾之所謂難者無一而可忽是故不敢易其難而畏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有而不敢恃不以為難而忽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得而不能守

葢知其難則畏畏則無一而不謹不知其難則忽忽則無一而不縱陛下試觀自古賢君聖主凡守此大寶居此大位而可以忽而縱者為之耶君人者大則政刑號令而關於治亂安危之機微則言動趣向而繫於教化表儀之本細則聲音笑貌而達於視㬥觀瞻之地小有不謹則悔吝隨至浸以不善則災害有作大而悖理傷道則亂亡不可禦矣此必至之驗也非如天下之人其善否得失獨繫於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亦嘗思前日之

在潛邸與今日之履大位其難易果如何方陛下潛龍之時養聖人之徳儲天下之望其一身之所形見而或有善否得失者未必盡關於目前之安危治亂而天下之議論責望其屬於王邸者亦未必如是之切且亟也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之付託下為四海生靈之宗主萬目之所觀瞻萬物之所關繫萬口之所責備為之甚艱舉足皆是凡政刑號令言動趣向聲音笑貌是三者一有過差小而議論責望大而利害休戚又大而安危

治亂皆所由出也陛下當此之時其視潛邸之日一難一易固自判然矣試以堯舜觀之其君臣都俞之間且曰后克艱厥后又曰惟帝其難之方且兢兢業業知其艱且難者而不敢自安蓋以為君之難動有所關繫故堯則不敢以位為樂而舜則猶有巳憂也由漢以下知此難者唯唐太宗其言曰創業之難既巳往矣守成之難與諸公謹之又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以聰明絶人

之資其經理天下若不足道而念慮發言之間且知為
君之難反復憂懼如此此貞觀之治後世所不可及本
朝太祖皇帝嘗謂近臣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仁
宗皇帝嘗下詔曰當念守文之難敢忘置器之重祖宗
念為君之難其形諸詔誥者不敢一毫有易心故能垂
裕於萬世此又陛下之家法也雖然知其難而圖其易
顧豈無說於此乎臣願陛下不以有位為樂而以保位
為憂思其如是之難而圖其為說之易一念之發則以

為難曰是善乎否也一行之出則以為難曰是得乎否也居隱顯則一其心不以隱而加忽處細大則一其行不以細而弗察小而聲音笑貌推此難之心而不以安發微而言動趣向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輕舉大而政刑號令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自用在闇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在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一日安其心惟善是修惟不善是去惟人言是畏惟過失是憂其難在事難之在心則有治無亂有安無危陛下享國萬年而

端命上帝譬如人之一身康強無疾而能惕焉難之飲食起居必畏必謹則疾疢何自而至彼恃其強者易其所難縱飲食恣起居不病則已病則雖欲救之何及哉臣蒙被國恩職在獻納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聽納之時用敢盡竭愛君之言仰裨聖聽唯陛下勿以為迂闊而詳察焉天下厚幸

舉材狀

臣聞為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難尤貴乎審擇

世未嘗無材也然一見於用則有心術有好尚適於平正者則爲公爲賢而溺於偏黨者則爲私爲詖要其終而成敗可見此無他中之爲德民鮮能久矣夫師也過商也不及非中也夫子無取焉蓋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進取狷者不爲非中也孟子無取焉蓋狂者失已狷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則害治矣惟夫中者有平正之德無黨偏之蔽觀之敧器中則必正貴中也不平不正則覆矣考之洪範會其有極貴

中也無黨無偏則中矣自古人材非材之難也一得其中則有平正無黨偏中一失則失人人主用人之際是豈不難也哉仰惟陛下以人材為急務以中道律人材盡捐偏黨之私力扶平正之論還泰和之盛治享安靜之美福者誠非細事也近者陛下親須御筆立為資格以嚴明職事蓋將垂意人材不輕除受然欲絶濫進則當嚴其資格若夷考其人則尤貴於預擇爾臣竊觀孝宗皇帝淳熙九年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淳熙十五年

復令侍從臺諫各舉職事官太上皇帝紹熙二年令侍
從臺諫各舉卿郎職事官此皆預加審擇也今周行闕
員朝廷或難於選授緩急時歎於乏才欲圖得人預擇
閑暇上法淳熙紹熙故事以詔論思獻納之臣實今日
所當先者臣愚欲望聖慈特發宸斷命六曹侍從翰苑
臺諫兩省給舍各舉堪充職事官者四五人或學爲有
用而不事於空言或材有過人而可堪於仕劇皆須心
術本於公正好惡不激於黨偏除見充職事官外不拘

資格不問寒遠平心審舉具名奏聞留置御前以備審擇仍令錄申朝廷遇闕審用則王多吉士國無憸人進退盡出於聖明人物悉趨於中道昭明國是宏濟治功天下厚幸

舉逸隱狀

臣仰惟陛下踐阼以來留意人物急賢選能惟恐不及或命侍從之臣隨才公舉或命監司郡守歲舉所知一有上聞以次收用蓋欲多士濟濟輔成治功四海之士

皆知砥礪激昂求以上副公朝崇奬之寵惟是未聞詔
旨郡國搜舉逸民示國家之表儀新天下之觀聽如前
代故事者要亦似爲闕文也臣兹者恭遇陛下祗遹舊
章肇稱毖祀對越天地均釐寰海旁流愷澤行慶大賚
其於煥發明詔訪舉逸民使天下歸心野無遺逸厥今
實其時也而臣恭惟藝祖皇帝之名王胎素眞宗皇帝
之名种放二人者皆是逸民一登周行士所歆慕而化
民成俗興治起功賢才彙征悉基於此蓋已然之明驗

也方今天下乂安文物隆盛山林巖谷之下殖學藴德懷才抱智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固豈乏人哉臣愚欲望聖慈遵祖宗之舊憲念逸民之見晚如所謂淹貫經史學業有用博通今古明達世務節行峻潔識量高遠負才宏大有志經綸凡是四目皆推重鄉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顧於大禮慶成之日明降德音命帥臣監司同加搜訪詳為考察照所立四目每路共舉一人仍具所舉人事實連銜結罪保明限一季具有無奏聞

即不得以常才非隱逸者備數然後下之三省再加審究如所舉不妥即賜召用以風厲四方鼓舞人物仰副陛下對天交神之初斂福錫民之意實天下幸甚

舉遺逸實材狀

臣竊惟國家取士之道條約最密沿隋唐之舊制以進士爲首迄於今日大抵先辭華而畧行實要未能盡無遺材之歎臣覩三代兩漢其取士之法甚要而得人之效後世莫及蓋其專求行實而務於可用故凡任君之

事者皆純厚而堅正洪毅而該敏足以任重致遠振舉百職風俗渾厚治道粹美較之隋唐雖法之詳畧不同而所得之才固異矣今朝廷取士惟進士之科最大自進士外雖有賢良一科又不可以數致率皆純用文詞為去取而於行實則所不問方陛下求用實材實行之時若取士之路秪專於文詞而不兼求行實臣恐未免於遐遺也今天下巖穴草茅閭閻固有為鄉里所推懷才抱德行實純楙或志節慷慨操履剛正或學識該洽智

畧詳敏或其材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制敵凡此類者往往場屋一日之程少年時好蹭蹬勿偶進士之外他無可進之路而賢良之科又非人人所能應選遂至老於場屋有終身泯没而少露者因噎廢食可不為聖時惜哉臣愚欲望睿斷以實材實行為急務特頒明詔令諸郡詳加搜訪嚴為取予各薦如前所陳實材一人大郡二人須本州鄉里衆所推信通知保明申監司監司盡公體國不得少徇私意廣行物色見得某人實應上

項條目然後以名來上命宰執臺諫復省視其所以果見可用令名試學士院量人材以授官爵漸次擢用若所舉不當並行黜罰或果得人優與賞賚茍一郡得一實材則終歲之間可得數百人或僻遠小郡無人可薦及他郡偶未有人皆毋强以必舉將見實材輩出萃於朝廷緩急之時足以立事誠為國之大務也惟陛下深切留意而亟行之天下幸甚　貼黄議者或以方此官冗恐難更立表薦之目臣竊見進納入流官多是無所

知識之人又皆不曾銓試秖為州縣之累乞降睿旨權罷進納其進納已未出官人並要銓試中選訖方許注授其已到任者候滿罷日亦候銓試中選方許參部其已注授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銓試中選訖方許到任若闕到一年而試未中選者並如遵年法庶幾澄此雜流以容實材之薦其得失相去萬萬矣併乞睿照

用人狀

臣竊者恭覩陛下學念根於至誠學力期於無倦添置

講員增益經史日有定課夕有訪問務為入耳著心之學不為故事虛文之舉中外慶賀如出一辭臣竊惟自古聖王之治其端本澄源所恃以長久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而已惟尚書一經其言此道最為詳盡敢因陛下添講此經得以少述其畧焉益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言任君子則貴於專去小人則貴於決也禹告舜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以言能任君子則不畏於邪佞小人然後惠

及於斯民也伊尹告太甲曰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以言不親忠直之君子而比頑童之小人則亂亡可立至也傅說告高宗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言用賢能之君子則治用私惡之小人則亂也周公告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以言成王初政當去小人任君子則能竭力以輔國也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僻側

媢其惟吉士以言人主左右當選用吉士而毋用便僻之小人也凡此數端載之尚書每以親君子逺小人為安國家利社稷之本然而自古人主固有始知君子之可親而終則移而為親小人者矣固有貎親君子而心實疎之至於小人則貎與心俱親者矣固有君子以拂意而日疎小人以順旨而日親者矣固有小人指君子以為黨人主終墮其計而遂疎君子者矣固有毁言日至譖語日聞而君子則以譖毁而去者矣是五者之患

豈有他哉蓋君子之事君也以正正則難入小人之事君也以順順則易親君子難進而易退故其勢易以疎小人挾智以固寵故其勢易以親君子每責難於君故率多齟齬小人則逢君之惡故樂於聽從唯賢君聖主見善明用心剛知天下之治亂繫於君子小人之用否爲之取捨進退使之各當其所而不相亂別白區區使之各定其論而不能惑唐虞三代之治蓋無有越此者漢元帝用蕭望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

卒以洪恭石顯而衰漢業唐𤣥宗相姚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以林甫國忠而亂唐室以是知人主之親君子為甚難而尤難於悠久人主之親小人為甚易而尤易於亂亡漢唐二君其明驗大效可以概見蓋小人之足以蕩君心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為天下害耳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患矣至哉斯言其深得小人之用心乎仰惟陛下初政所及動合人心其親君子遠小人固已深得其說矣而臣猶以是為

言者誠恐自今以往歷日浸遠時日益異事日益變寧
不爲陛下長久之慮乎臣願陛下深究尚書一經其言
親君子遠小人如是切至鑒漢唐二君治亂之所分覩
范祖禹論小人之情狀常軫聖懷分别邪正外而百僚
庶尹内而左右近侍凡忠誠正直之臣道學實德之士
此皆君子也願陛下視如手足親如腹心不以日久而
浸疎不以拂意而輕厭凡便僻邪佞之輩虛誕貪譖之
徒此皆小人也願陛下嫉如仇讐視如草芥不以親昵

而偏信不以悅意而愈親堅此聖心守此聖鑒陛下享
國萬年而長用此道毋揺於異議毋奪於譖言則尚書
一經帝所以帝王所以王端可齊驅而並駕矣臣不佞
倘陛下開納其言固常見之行事茲用感激奮厲盡瀝
肝膽為陛下一言惟聖慈留神毋忽焉

歷郡守者始除監司狀

臣嘗觀漢制凡遣丞相史必分刺諸州未聞遽以部刺
史任也夫親民之官莫先郡守其視部刺史之職於民

事為尤詳蓋吏治民以考功當自二千石始臣竊見近歲卿監郎曹凡未典郡而補外者往往以監司之職權重而事簡郡守之任責重而事繁人之情莫不遠責而就權畏繁而嗜簡故以内而乞外者必以監司為首臣竊以為不然監司察人者也郡守受察者也夫受察者然後可以察人今使之一日得外未歷郡守即居澄察之職所察郡縣畧無能以制其心志佚氣驕未有不流於苛薄者臣愚欲望睿旨明詔大臣應在内職事官未

曾典郡而乞外者未得遽除監司且只與除郡守豈特更歷於職任為不輕亦使在外之職當以次第而進其於成就人材似非小補

倚閣臨安府諸縣苗稅殘零狀

臣仰惟陛下愛養元元如保赤子蠲租減賦見於前後詔令者不一而足培植國本鞏固邦基政令大原孰過於此臣以蒐瑣之才誤蒙聖恩拔擢屢更麾節平時無他能解惟知仰承德意寬裕民力茲者叨拜恩除典司

京邑臣竊惟彈壓之外其所當致意者莫先惠養百姓少寛其力爾庶使民無重困州縣亦寛臣切見本府見催諸縣連年苗税殘零積欠其間年分甚近數目尚多者自當催理獨是紹熈元年苗税與二年折税尚有未催殘零之數令諸縣立限催促追呼監督囚繫拷訊所納不過些少所擾殆不勝計官司徒然追取百姓枉受監繫要宜分別久近稍從蠲放臣愚欲望聖慈行下本州將紹熈元年諸縣見催苗米折錢及元年二年諸縣

見催物帛折錢三項盡行倚閣其上件錢即非上供之數自係本府支遣之目如蒙睿旨施行庶幾恩出於上民悅於下或有助於仁心仁聞之萬一不勝厚幸

重閱廣奏狀

臣常觀漢高祖最善處事方天下未定自關以西每先固守然後東征西伐得以取勝其自將擊陳豨也非蕭何守關中則韓信之叛實累其後明年又自將擊布亦回視邻處常使問蕭相國何為帝之意謂寧使吾之伐

人者未克毋寧使吾之境有變焉蓋跋前疐後以掣吾肘皆用兵之大忌也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深念列聖二百年之貽謨中原千萬人之思漢粵自踐阼力圖大勲將帥則上𡍼於主擇卒伍則捐金以加惠器甲城堡士馬金穀凡古人戰勝攻取之具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夫以天道好還之理祖宗在天之靈而鑒觀陛下復古之念如此固已啓佑大業而犂庭蹀血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然臣猶有愚慮不識忌諱以獻陛

下伏見年來江湖之盜時敢竊發比者廣西李接小寇亦敢為妖此固自投死地何足誅鋤而臣私憂過計以為當清白偃戈之朝區區疥癬隨自殄滅固何足道然陛下方篤意復古勲在朝夕他日復會東都舉國大進於時江湖閩廣數路萬一有警必有腹心之患此豈可以不預為之防也夫江西湖南盜賊固當深慮若閩廣三路尤不可忽蓋地土牽聯團簇又諸郡相望別無險隘譬之岡阜自成一區或有寇盜苟不即滅非若

江西湖南路地形斷續隔驀散落時有高下險難之比若不先為之策異日必為後累輒以管見五說仰溷天聽其一曰乞行下閩廣三路提刑司専一措置諸州禁軍令守臣同本州兵官日務訓閱立為賞罰激勵能否並不得占用一名提刑每歲循行點按不得因而騷擾月具見管禁兵姓名人數申奏其二曰閩廣諸郡城壁頹圮兵器朘削二廣尤甚乞行下三路運司借撥錢本同各州守臣措置日下修築城壁務令堅完打造踶甲

務為可用其以修打過城壁器甲數目申奏其三曰二廣郡守多係部闕凡以資序而得者率是癃老罷羸之人何以應猝乞命大臣更擇緊要州取旨陞作堂闕選材差授許除第二任知縣人内係極瘴去處厚立賞格三路守臣陛辭之日戒以訓兵愛民之事庶使材力有餘可以責任其四曰每遇三路謀帥擇憲必先威望智畧足以彈壓鎮服者仍乞同各州守臣皆一一久任毋遽遷易如任滿日部内無竊發事並與遷秩超擢否則

取旨議罰以為懲勸其五曰切惟聖化旁洽遠民興行年來二廣之士浸多秀穎宜命大臣搜揚薦召擇其一二以漸擢用誠足以收遠郡之心銷奸慝之疾亦漢高祖慰趙子弟之遺意也臣愚欲望睿斷首以閩廣為重煩鑒臣說以次施行庶幾陛下養晦蓄純奮然必為之日可以專意北向無復過後之憂蓋天下之事惟周防後慮者為不可敵也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全大計實宗社幸甚

乞解罷參知政事丐祠狀

臣輒瀝愚誠仰干天聽伏念臣奮跡孤寒本無才望首蒙壽皇聖帝擢登朝行綴迹省學光宗皇帝召自藩輔旋陟禁塗陛下龍飛之初又得晋位六官出守西閫比歲分藩東越更叨收召復長銓官不踰年間既登右府又預政機以書生羈窮之餘一旦寘身此地席寵非稱竊位過優臣仰戴隆知雖曉夕思所以圖報而才品凡下識見昏愚竟無毫分上賛聖治惟念以無功而居重

位每切慚懼怵惕不安雖荷聖慈曲加涵貸未以罪斥而滿盈之餘災釁間作臣素有中寒脾泄之疾自春至秋十日九病飲食既減肌體羸瘁年踰六袠勉强實難既無補於公家宜退安於閒地是用控瀝忱悃仰干君父察臣所乞出於由中特賜從欲之仁畀臣在外宫觀以息餘生以安薄分祝釐香火少圖報答於君恩温飽田疇均是泳游於聖化

再乞解罷狀

臣聞才智有餘則可以成必至之效膂力未衰亦可以圖將來之功伏念臣素以凡庸誤叨煩使更歷中外凡四十年歷事三朝遂登政路國恩深重思報未圖揆寵榮而實多酌滿盈而已過至於災疢間作身室靡寧視其凡庸則不能輔聖明以成必至之效觀其疾疢則不能待悠久以圖將來之功若更玩愒歲時不知止戒必將上負於國下菑於身顛沛益深用是冒死上瀆聖明願從閒退茲蒙詔旨未即允俞緣臣言語淺膚不能感

動淵聽然臣自知甚審顧戀實難陛下若責其必至之效則臣之才智素卑若望其將來之功則臣之膂力已憊輒敢再瀆洊此控陳伏望聖慈洞鑒忱誠矜憐衰孱特垂天地之造亟與臣外祠差遣以保餘齡以彌災咎臣不勝大幸

又四川制置使乞祠狀

臣螻蟻一介輒忘誅斥輸瀝丹誠仰干天聽伏念臣奮身書生本乏才望出入三朝浸叨器使太上皇帝擢在

從列皇帝陛下俾攝地官執經邇英日侍旒扆而臣自知分量游詭外庸誤恩有加盡護全蜀到官以來罄竭駑鈍細大之務必躬必親廣德意之寛大以撫摩遠民體聖訓之安静以調制蠻服適逢歉歲朝夕疚心賴皇靈德澤之遠漸致百萬饑民之復業臣伏自今春三月已浹歲周私念衰病技窮便當有請屬遵嚴詔未敢籲天方媄夏秋之交忽叨進律之寵復遲累月始敢控陳目今四蜀妥安三邊寧謐歲事告成遠近登熟豈不貪

戀無事輒欲冒昧有言實緣臣舊有心腎之疾年來久困劇繁疾證暗增今歲尤甚久坐久立皆不能支日事呼醫不敢再告年已六十目視眵昏省閱文書尤覺費力至於婚嫁之迫不敢悉陳職事之間豈無憎怨儻復久當隆委必致上貽顧憂用是東望闕庭百拜控請臣愚欲望皇帝陛下矜憐耆履舊臣十年之間備更煩使心力既盡叨竊已盈茲守西藩兩見歲晚今來懇奏實非虛文特軫睿慈畀以祠祿早獲東下休養家林君父

大恩與天地等臣或未塡溝壑他日尚可支吾儻被使令赴湯蹈火敢不唯朝廷命

又吏部尚書丐祠狀

臣輒瀝愚衷仰干天聽伏念臣蒐瑣庸材叨歷中外踰三十年覴悁徒勞一無可紀比者仰蒙聖恩萬里召還驟置銓長才不稱位每切憂惶果致挻災疾病驟作若不控告君父祈歸田里必致不測臣愚欲望皇帝陛下天地垂慈矜憐衰晚得疾難以任職特與在外宮觀以

便醫藥保此殘年不勝萬幸

辭免攢宮覆按使轉官狀

恩榮漫及不勝憂懼緣臣事體與衆不同委爲僥冒須至控瀝危悃者臣聞賞以視功古人所以垂訓無功受祿詩人所以刺貪蓋賞或僭濫上則不能以勸功下則得罪於公議如臣庸陋之迹頃因備數從班誤蒙使令覆視靈域豈特因人竟事原無微勞臣子銜哀所當盡力而在寒蹤尤不當被受者其事有三伏念臣於去年

九月二十日被旨差充覆按使於十月初二日覆按回
歸奏事至十一日即已陳乞宫祠蒙恩依所乞所供覆
按職事首尾僅二十日實無勞績可以叨賞此臣尤不
當被受者一也臣十月十二日歸伏田里之後光宗憲
仁聖哲慈孝皇帝靈駕發引渡江及虞主回宫登祔太
室臣皆不獲竭臣子哀禮之萬一今若偃然受賞畧不
知懼萬死何逃此尤不當被受者二也臣碌碌凡才頃
者用過其量分當投置猶得坐竊祠禄已為萬萬僥倖

若更無功冒賞天刑人禍將必不免此尤不當被受者三也區區迫切之衷言辭澁訥不能宣究惟知俯伏震慄無地措躬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上件特賜一官指揮必不敢祇受庶使蕞爾微蹤猶或苟安愚分

再辭免狀

恭承明詔感極涕零臣么麽微蹤自合亟拜宸綸不當洊有陳瀆以干方命之誅實以迫切之私於義未安於心有愧若不控告朝廷定致上貽物議臣竊聞有勞者

賞然後賞可勸竣事者賞然後賞有名若本無微勞又非經竣事無名冒賞有乖公議儻稽扣免必速顛隮伏念臣頃者覆按職事誤蒙使令供職往來僅二十日兩旬之間委無勞績已非有勞則賞之義仰惟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橋山肇役迄於覆上覆按之職節次尚有施行文字而臣覆視纔畢即伏田里其於節次職事並不干預況通奉一階品秩為峻豈容罔功之人輕冒無名之賞反覆以思斷不敢受用敢三瀆傾露丹衷憂

思熏心必期俞允欲望朝廷再賜敷奏矜念臣今來所陳出於誠實不敢一毫有偽特與寢免上件轉一官指揮以叶公言以全末路其為榮寵之極過於受賞之多不勝萬幸

辭免兼修玉牒官狀

聞命悚然不知所措竊以宗藩之系莫盛於熙朝鏤牒之傳正資於儒彥如某者幼而不學老益無聞方簡書期會之間從米鹽麻麥之事舊書何有幾成隔世之知

故步已忘但愧初心之負敢謂叨蒙於異渥俾之紀述於僊源必無汗簡之功已劌面牆之懼況上有大臣之典領而旁多衆儁之纂修何取非才許奏薄伎儻冒承於天奬必速致於人言仰祈睿慈洞鑒忠欵别選多文之富筆削其間庶幾初政之公甄收惟允

戶部尚書乞補外狀

臣輒輸螻蟻之誠仰籲乾坤之聽竊惟吏以治民者人主均内外之勢入而知出者臣子厲廉恥之隅故職無

輕重之殊而士全進退之義選任之理古今所同伏念
臣樸學無聞小才何用官踰十閏仕歷三朝叅懸當路
之薦聞首辱阜陵之晉用郎闈館學七冐中除使節麾
符六更外任太上親擢則畀以京兆民曹之繁委陛下
過聽則錫之文昌經幄之狩恩而臣智弗踰人勤難補
拙内之心計之可恃外無無鞭箕之足施坐閲三年已負
千載一時之遇既窮五技但知百里九十之難今已疾
病浸攻精力亦憊久此立朝之無績豈無固位之自嫌

爰控忱誠願從更迭惟厥今邠庚之支遣與將來繒帛之匪頒猬辨支吾實無規避欲望皇帝陛下鑒由中之請推盡下之仁儻皇慈未忍於棄捐俾愚分復叨於分守出處士之大節或遂其私優劣中之自維誓殫餘力有懷盡瀝得請是期

再乞補外狀

某伏蒙聖慈以臣上殿奏事乞從更迭補外特降詔書不允者伏讀訓詞感深至泣臣自惟一介么麽不當再

有控陳而中有未安義難自禁重念臣本無才望徒有
樸忠誤被三朝特達之知遂遵一時選掄之數頃司天
府擭際龍潛每蒙陛下畧其微官許之庭見天顔頫逮
已辱簡知旅列禁涂俾當劇部親覩真命御極千載一
時適丁多事之秋獨任大農之責殫竭鼠技僂指三年
目即支吾猬勝前日豈不貪戀聖德乃欲輕為去就玆
承明詔尚閲俞音天地隆恩至深至厚實緣自揣宜去
其說有三臣聞一出一入亦朝士之常知進知退實聖

經之訓臣以嵬瑣濫綴甘泉視今侍從獨臣最久尚或宿留出處必乖貽譏旁觀顛躋必矣此臣宜去者一也臣蚤衰多病已迫桑榆氣積心胛踰三十載百藥不瘉近復有加每遇憂責熏心此疾隨即為害深慮民曹繁劇或致為病所妨一有曠瘝上孤任使此臣宜去二也紹煕二年諫臣奏請在朝凡陟五載許之更迭以行臣備數朝行五更歲琯儻不自知引去則是違戾指揮此臣宜去者三也臣用敢仰投君父瀝愚衷欲望皇帝

陛下諒其畏廉恥之維鑒其非矯激之請特頒睿旨付以一州臣敢不益厲疲駑盡力民事糜捐報國誓死不渝

辭免權戶部尚書狀

聞命震惕不知所裁竊以聖主用人必疇咨於已試忠臣事上當知止於不能故朝有渉明之公而仕無貪進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其宜如臣者學無他長才止近用頃居天府已虞盤根錯節之難玆貳地官實有左支右

吾之廹適當多事之後每懼乏興之誅方鼯鼠五技之既窮雖駑馬十駕而何益了無鞭算竟乏錢流僅於區區不擾之間而為稍稍犒足之計及玆再考盍賦叢祠忽驟拜於除書俾攝承於常伯惟周官六卿之職式重民曹在國朝兩禁之班尤高省座豈有茂聞於績用居然躐晉於文昌茍貪戀而冒為必顛隮之立至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下獨斷馭臣諒其由衷之言賜以反汗之詔非所據而據將自辱於危蹤置諸安則安庶必循

於愚分

東塘集卷十二